

滇
繫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典故第一冊

禹貢

史記

班固前漢書

范蔚宗後漢書

常璩南中志

宋祁新唐書

諸葛元聲滇史

卷之四

滇志

滇國神異記

滇

滇

滇

飲

前

滇繫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禹貢

華陽黑水惟梁州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華胡化反又胡瓜反

疏

梁州○傳東據至黑水○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傳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

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

疏

傳岷

荊州○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沱出於江潛出於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蔡蒙旌平和夷底績傳

眞繫

七之二

典故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如字○旅

韋音盧和如字又作蘇鄭云疏傳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理和讀曰洄治直吏反下同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

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

功可藝藝與厥土青黎傳色青黑而沃壤○黎鄭力兮反徐力私反馬云小疏也

疏傳色青黑而沃壤○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厥田惟

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

傳田地至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

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

傳璆玉名鏤剛鐵○璆音蚪徐又居蚪反又閭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

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

天結反鏤傳璆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
婁豆反疏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

熊羆狐狸織皮傳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熊而黃狸力疑反罽紀

例疏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
反疏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罽罽也舍人曰罽謂毛罽也胡人績

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罽為罽織毛而
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

于沔傳西傾山名桓水是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

上曰沔并反傾窺疏傳西傾至曰沔。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
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

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水也地
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
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入于渭
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入于渭

亂于河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自所治正絕流

曰亂

渭音謂疏傳越河至曰亂。正義曰計河在渭南五百餘里

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
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自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
橫渡也

按黑水卽大金沙江詳載旅途及藝文中蔡卽蜀之峨眉旁

有蔡戎故名蔡蒙卽滇之蒙岳夷語坡陀爲和則滇蜀胥是

也周合梁于雍已引入王畿大抵秦蜀滇與今之西藏皆屬

雍州緬甸自古近交趾當屬揚黔近湖湘當屬荆益州乃漢

所益史漢猶得其略至宋人坐井談天愈辯駁而愈支離可

發一歎矣

史記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僰中

徐廣曰羌之別發種也音扶逼反

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

漢書曰用軍興法也

誅

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

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

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誡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

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

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

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
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賔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
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
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燔

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簋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

皆攝弓而馳荷兵

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
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
王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

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
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
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顧也今奉幣
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
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
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
此故遣信使喻曉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
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

使咸知陛下之意唯無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

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

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爲

徼通零關道

徐廣曰越巂有零關縣

橋孫水

韋昭曰爲孫水作橋

以通邛都還報天

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

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

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

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

徐廣曰元光六年也

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

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

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驪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

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僂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

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
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
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陴陬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
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澹菑徐廣曰漉一作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
甯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
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肢腫也一作腠音奏膚理也胈音魅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
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
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

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毛詩傳曰濱涯也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

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

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

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

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

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

之望雨盍夫爲之垂涕

徐廣曰盍音戾

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

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

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闕沫若

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爲關

徼狎犴鏤零山

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

逖不閑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

遐邇一體中外禔福

徐廣曰提作禔音支

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

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

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

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

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

徐廣曰咸一作函駟案韋昭曰咸同於五

帝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
王之上猶視乎數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
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
身先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相如旣至滇于是葉榆張叔盛覽渡若水梁孫原從之受學
若水卽金沙江孫原在永北元謀間斯二人要必先有所得
而后親賢慕道如是其切也惜乎列組歌合錦賦及賦心四
卷俱無可考矣彼炙名儒之光而弁髦視之者不爲盛張所
竊笑哉